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
第二十八回 追逃犯得金船渡弱水 求快婿將木氏作王郎

話說獨孤大夫公事辦畢，起程回衙，方下玉砂岡，聞得車聲殷殷，突然震響，儼如樓倒城崩。仰觀青天並無半點雲雨，著實可怪。行有二十餘里，忽見巡軍到來報：「西門外貪殘塚內，霹靂擊毀牛大夫棺木，屍首失去，只留五臟在旁，現被群鴉啄食。」原來，正法諸貪員所埋之塚，百姓共呼為貪殘塚。當下獨孤大夫道：「可於左近查訪屍首在何地方。」巡軍得令而去。又行十餘里，經北邙山，只見人叢塞道，因未帶儀從，行近跟前，眾人猶不知係督理大夫。當令老吏查問為甚聚議，看者答道：「半天碧亮，忽然墜下一段人腿來，數隻大犬爭奪吃哩！」獨孤大夫問落於哪裡，答道：「現在叢塚旁邊。」這叢塚乃牛偉人挑河掘挖的骸骨，百姓聚葬，多者謂之「骸山」其次稱為「叢塚」。獨孤大夫心內了然，傳令掩埋。

到大荷邑，進衙，同老吏將并數核定，以所沒貪員贖費內，各具派明發給諸商，令熔造大金飾，按地照井征收糧稅，立定月征、季征、歲征之例。月征者，每月照額征之數而征也；季征者，或月歉產，至次季而征足三月之額也；歲征者，或季歉產，次季不能補足，每歲必有豐產之時，於此而通征足十二月之額也。再造匯冊，除開發給商數，餘者按三十年內消乏各商運籌確數給還。商民大悅，具皆收領，遵行去訖。

巡軍復報：「探得牛大夫屍體俱散遺在骸山叢塚旁邊：某處頭，某處手，某處腕，某處膊，某處脅，某處背，某處肩，某處臀，某處腿，某處腳，俱係殘碎不全，追尋兩日，算來少了半段右腿，無有下落。」獨孤大夫道：「在北邙山，可取將來，仍待完聚而埋之。」老吏稟道：「這是天譴，無須復埋。」獨孤大夫道：「天譴已過，死骨何知？乃聚埋為是。令探子速於各處拾回。」次日，探子來稟道：「有道遭獸吃盡者。有遭居民拋入河者，有遭擊糜爛而不能收取者。」獨孤大夫嗟歎再三，並將霹靂毀塚、屍骸無存，同發贖項、營造征法等事，概行奏到黃雲城。島主覽畢依議，見牛偉人棺為雷擊，屍俱消滅，不勝詫異，問文侯道：「庶長往日參罰牛偉人，寡人猶疑罪惡何至如此之極，今視上蒼加罰，頗似國法處治猶未足以盡其辜。想牛偉人平時暴虐貪鄙，勢必難堪，其朋黨定然更甚。庶長其速查究！」不表文侯領命退朝，且說廣望君未到都之前，余大忠等聚於包赤心家。余大忠問莊無忌、畢競發道：「二公專人密馳信息，可有回音？」包赤心道：「正欲與君商議，前日兩次送書到分枝嶺後，不期遭侍衛武備帶騎潛伏，先後搜出，俱被拿住送與韓廣望，現置獄中，懇賜良籌，以杜波及。」余大忠驚道：「敗露斷難遮蓋，此刻只有兩字相贈，可速為計！」莊、畢連忙長跪求教，余大忠道：「死與亡耳！」二人猶欲相求，大忠拂袖道：「西、顧作梗，天意非昔，連某猶難免怪，安能庇人？」說罷出門逕去。莊無忌、畢競發呼著眼睛都嚇癡了，爬不起來。包赤心道：「餘大夫平日何等風光，今尚如此，事體可知。莫有耽遲，快走為上！」莊、畢旋膝問道：「逃往哪裡？」包赤心道：「我夙昔想得個地方，記有折兒，二公作速經理，往紺珠島折看。」莊道：「覺足島如何？」包赤心道：「覺足雖好，奈有主者，恐受人暗算，不若此地，自得專主之為愈。」說罷，往內取出封函並令箭一支，二人接得，拜謝起身，回家收拾細軟珍貝，各帶寵童愛妾會齊。

薄暮出城，路上並無阻擋，曉夜兼行。三伏時已到太極洋，上船過硬水，登紺珠島。畢競發折看大喜，令眾人並上元珠島，將船用金鏈拉入軟水，理出長橋藤絲另係石上，將粗枝斷斷，橋自落沉，惟在硬水邊半段高福莊無忌驚道：「這係軟水，橋既斷斷，如何過去？」畢競發指石上藤絲道：「橋斷而絲不斷，可絞起也。」莊無忌道：「如何登岸？」畢競發道：「船可拽而浮也。」莊無忌道：「糧盡若何？」畢競發道：「茶實最耐饑，石粉足數千人日食，綾綢布匹頗多，寒亦不愁。事平，餘、包信到，起橋回都，否則於此生子生孫，朱陳世世，亦稱胸懷。」莊無忌喜道：「果然虧包大夫指示這塊地方，不然，天英雙龍貪虐難近，浮金燭老兒未必相容，只有坐而待誅耳。」慢表二人得計欣然，再說文侯出朝到家，立刻傳令獨孤信天，將獄中送書二犯星夜潛解來都研審，知為包赤心、莊無忌、畢競發三人通信，凡有賄賂，俱係文行優、閻思廣代其饋送。

乃上朝奏參五人。島主看畢道：「文行優、閻思廣未有確據，從寬免議。書皆出於莊無忌、畢競發之手，且先提到追究。」命下，立差侍衛分往，頃刻將兩家妻子、童僕都拘到案，卻不見二人。令水湖、蔣羹研訊，供出三日前黃昏時候，各帶幸童寵妾不知何往。嚴詰長隨，方知包赤心給與令箭，叫他們往紺珠島。水湖、蔣羹復奏，島主大怒道：「先通信與牛偉人，罪不大於莊、畢，今復給箭使逃，係包赤心為奸邪之魁首也，罪豈容誅！」命余大忠道：「包赤心繫脚至交，可前去拿來，務必追盡朋黨，以清朝廷。」余大忠領命出朝，吩咐家丁如此如此。乃到包赤心家，令把守前門後戶，自率數人入內。包赤心問道：「其事若何？」答道：「大忠不卜若何？現今已臨足下身上。」包赤心道：「我自有辯。」余大忠道：「代想有中計，可於密地說之。」包赤心引進幽室，余大忠目視家人，家人向前將包赤心抬起，腳高首低，包赤心正欲喊叫，四人用力齊往柱礎上撞去，腦漿迸流；嘴張腳直。余大忠假驚道：「不好了，包大夫情急碰死了，叫我如何復命？」包家親屬驚慌奔集，問因何事尋死，余大忠道：「主上甚怒，命拿包大夫追莊、畢二大夫根由。我問包大夫，莊、畢往紺珠島可實係他所使，包大夫聞知著慌，怕受嚴刑，甘於自盡，只好帶親屬去。」乃拘其妻子入朝回奏。水湖請往驗之，恐其中有詐，島主依允。驗過復道：「果係顛裂斃命。」島主道：「兩賊不他往而上紺珠者，因其近元珠，急則直過而斷藤橋耳。此刻姑置勿論。」當時退朝。

第五天，混沌邑宰會同汛弁具報申東境司文稱：某日，有男女人眾持令箭過洋往元珠島，斷藤橋，理會詳請定奪。東境司奏上，島主大怒，召文侯、廣望君道：「兩賊這般刻毒！他逃去也罷，將數百年之聖跡——藤橋斷斷，嗣後如何取茗？二卿可為寡人圖之。」文侯奏道：「元珠島橋既失矣，非飛不可渡也，而今只宜置之膜外。若欲追擒，恐徒費力，終無所濟。」島主道：「寡人原知橋斷難過，因廣望君係不當出之奇才，或能辦此莫可為之異事。並非限定期日，卿籌毋辭！」文侯、廣望君只得領命退朝。廣望君道：「不佞且先往訪察。」文侯道：「須隨從若干？」廣望君道：「今且隨便帶去，待審視後，果須人眾，再於近處營寨、城邑撥調不遲。」文侯道：「何時起馬？」廣望君道：「就此告別。」文侯道：「共奉上命，應借選擇強卒，方好回奏。」乃同進營。中軍呈上軍將冊籍，文侯推讓，廣望君點素所知之材乾者——武備、周極、谷虛、梅先春、烏剛、谷裕、游丸、雍伸、裴通、宗政、原嶠、翟授等人並帶騎士十名，分手進發。

數日，到品字城，沿邊往上一百餘里，過混沌邑，又五個裡，住太極洋汛地。將官兵士迎接入堡房內，正對斷橋，望見兩島相峙於波中，四面山勢遠遠環抱，周圍碧水巨浸濼回。中有半段藤橋橫臥泛福原來浮石、浮金相隔洋面，它處寬闊只有百餘里，唯太極洋周回有二百八十餘里，連灘坡共有三百里。

這紺珠島俗呼為滾水島，元珠島俗呼為陷水島。兩島形俱團圓，紺珠色青赤，元珠色深黝，故又以紺元為名。當時令船往紺珠，篙工稟道：「不得上去。」廣望君問道：「先的人馬如何過的？」篙工道：「這島每歲只有六天水平可渡，其餘俱莫能入。顧庶長為混沌邑宰，見水平時，令用長練繫船於紺珠島麓，撥一伍兵丁屯於島腰，設隊長管理。凡見有人欲渡，便著放到硬水邊，拋纜出係渡船，兵丁自上拽越硬水，自可蕩到島下。今練船遭沉於元珠，無纜拋係，如何前進？」廣望君道：「且試行之。」令騎士俱登艦，或各執小棹，或合運大槳，到硬水邊齊發同聲號子，大眾盡行用力搖蕩。人手雖多，無如水力更急，有半個時辰，氣力俱衰。篙工歇住道：「若過得半個，就有望了。無奈水硬，牆壁般阻祝」騎士道：「可換大船，多添水手。」篙工道：「船大人眾，吃水亦多，也是一樣。」廣望君道：「且回原處。」槳棹停止，如箭射回岸邊。廣望君令將小艇一隻，用大船桅頂索帶起，索根係以堅繩，數捆相接。令便捷身輕軍士六人，各帶手槳坐小艇內，拽上桅頂，再添岸兵復搖到硬水邊，用力齊蕩。隨將桅桿放倒，小艇自落入硬水中，六人飛掉到得島下，登岸將繩繞樹三匝縛好，復到硬水邊合索成結繫艇，將繩纜騎士人眾載過，齊力牽拽大船。篙工、水手趁勢蕩搖，須臾亦上。

廣望君登紺珠頂，看元珠軟水，卻碧清不似硬水色渾，連砍沉之橋隱隱可見。乃到軟水邊摘落扇羽，置於波面，即漸漸沒下。

細看底時，昏昏暗暗，深淺莫測。篙工道：「聞焚藤枝可以見底。」軍士隨取燃照，愈覺混沌。水手道：「不是持著照，要擊入水中，便可見也。」軍士如言，只見一點漸亮下去，愈沉愈大，到底徹亮，四面八方，奇形異狀之怪物無數，圍裹將來爭看火光。眾人俯視，毛髮俱聳。

廣望君熟思無計，只得上船，出圍登岸，令汛軍移屯島內，再使騎士回都報信。只帶谷裕，同易便裝，私行於各村中、市鎮城郭，兩日未遇奇士高人。不覺行到紺海，想道：「莫若過洋往浮金訪求。」乃上渡船，艙內先有老翁帶著兩個童子，廣望君拱手招呼，老翁起身還禮坐下。須臾，只見渡客漸次加添，谷裕叫道：「艙公，例數已足，快些開船罷！」老翁道：「且緩，猶有敵友未來。」又守餐飯時候，陸續擠得艙滿，水手解纜扯篷，老翁道：「猶待人哩！」篙工道：「已是中餐，要開行了。」老翁道：「既不能待，我仍上岸，明日渡罷。」廣望君見老翁雙目開時炯炯光芒外射，便挽住臂膊向眾人道：「老翁尚有朋友，我等義屬共濟，再守片刻罷！」眾人道：「俺們都係各辦要事的，只好爾同他守。」於是老翁扶童出艙，廣望君也同登岸。老翁道：「足下因何？」廣望君道：「眾客俱有貴幹，不佞同老丈候令友。」老翁大喜，攜手復上船。廣望君問道：「丟掉令友麼？」老翁道：「老漢世居端容邑，因為俗所棄，遷於浮石溪山，今聞武侯政令簡靜，欲往浮金訪視親朋，卜之吉，且於水內得遇異人，同游水內，非舟行而何？足下始則急於渡，及見老漢面亦願緩，今則隨老漢行止，非大有心人，安能如此？卜既驗矣，不渡何為？」廣望君笑道：「安得有心如老丈乎？」便俱入艙。

順風開到洋中，颶風大作，赤浪騰空，眾容大懼。艙公轉蓬駛道：「難收來石口也！」老翁道：「老漢要往來石有事，而今說不得了。」片刻，艙公又道：「連回山也莫能收，且看谷口也。」只見風猛篷急，未曾半個時辰，就收到谷口口邊，放落大篷，轉入港裡，下錨搭跳，諸人交值登岸。老翁問道：「足下渡來，將往何處？」廣望君道：「向聞浮金石幽木異，特來探訪。今幸萍水相逢，深願追隨杖履。」老翁道：「如此，合僱一輛車子到谷口城。」廣望君道：「甚善。」乃僱車同坐。老翁道：「今收谷口，雖將老友遺落，卻省走數百里陸路。廣望君道：「這些地方，不佞俱未經到。」老翁道：「谷口者，九谷之口也。邑居九谷之口，故以谷口名。山多溪眾，昔時民淳俗樸，不知近日若何？」廣望君道：「奚為九谷？」老翁道：「其中清奇勝境，莫能悉數，歸總於九個大谷。老漢睽隔年久，連九谷之名俱記憶不起。有敵友居於避光谷內，只記得避光谷。今無用進城，只繞郭北而過，以免纏攔。」車夫如言，推車沿濠逕進。只見半壁連岡複嶺，高高低低，遠則峰巒疊疊，蒼翠森森，望著行來，已係谷口。車夫問道：「二位往哪個谷去？」老翁道：「避光谷。」車夫道：「避光谷濠寂無人居，欲去做什麼？」老翁道：「到裡面自有。」車夫道：「窄路車不能行。今已晚了，莫若就此歇宿算帳罷。」老翁道：「也可。」下車進店，算還價值。

次早，飽餐舉步，山路盤旋曲折，回返崎嶇，柔枝垂條，拂面縵腳，花葉滿徑，果子盈樹。鳥聲新異，山色殊常，餐果飲泉，隨地憩息。老翁沿途審認石壁峰頭形勢，直至將晚，見岩旁數間草房，老翁道：「是也，是也。」走到門前，童子看見藤蘿網住門戶，齊聲道：「此內未必有人。」老翁輕敲數下，只見一個蓬頭赤足村童由屋邊走出看看，復退回。須臾，有褐衣藤履漢子來問道：「老丈何為？」老翁答道：「知常過訪。」漢子慌旋歸。瞬息，忽聞門響門開，一個清臞老者白眉披頤，皓髯過腹，扶杖迎入。老翁道：「久不接膝，鬚髮更加光彩。」老者笑道：「弟既舍我遠適，今如何肯回？」互相歡笑。伏地交拜罷，廣望君趨前為禮，老者視著答畢，問道：「這並非我輩中人，焉得至是？」老翁道：「弟仍不知其姓氏，實屬非常。昨晨渡洋契合，即同造謁。」廣望君道：「敢問二位老仙？」老翁指老者道：「此避光子也。」避光問道：「足下可知吾弟之名？」廣望君答道：「尚未。」避光道：「即知常子也。」廣望君道：「不佞姓韓名速。」知常道：「弟久違隔，諸谷舊朋可皆無恙？」避光道：「死者死，遷者遷，惟沉谷藤山公在耳。」知常道：「諸谷可有繼者？」避光道：「人卻不乏。」知常道：「可堵玲瓏泉，邀諸藤山敘會。」避光子叫童子去將泉眼盡行塞祝原來谷腰石壁，天生八目，目目流泉，水極芳潔，其源脈與九谷相通，故名玲瓏泉。平時惟避光有水，餘谷皆涸。若用旋花封緊各口，則溢於他谷。可怪，流出俱變混濁，不比避光清冽。諸谷有事知會，或使走獸傳書，或使飛禽帶信。避光凡欲招聚，只認泉口，閉令散溢他谷，即知傳信。當日童子辦竣回話，已係深夜時候。二老論些闊衷，因步履辛苦，就榻安寢。

次日，早膳時，知常仍然未起。廣望君浣盥已畢，見有三個老翁同來。避光迎道：「藤山公好早也！知常昨到，特發水柬相迎。」藤山道：「夜半聞室旁嘩嘩有聲，料賢弟見報，必有殊事。待不得雞催，策杖趨赴。早晨於品筠墅遇著甘子，過黃梅嶺又逢舒爽，追隨並至。知常賢弟何在？」避光道：「跋涉困倦。」知常聽得口音，慌下榻道：「弟起也。」藤山走入房道：「許久未通音問，今見步履康強，形容不改，甚為可喜。」知常施禮道：「因途遙水隔，魚雁素稀，十數載積塵，今日解矣。」又出拜見二人。藤山指道：「此甘穎谷，此舒灌谷。」藤山亦問廣望君，知常道：「他說姓韓名速。」舒灌谷聽得，近前細看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廣望君看舒灌谷也有些面善，詢問道：「老翁仙鄉何處？」舒灌谷未答自語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又看廣望君道：「如何眉目不同，聲氣、名姓俱是？」廣望君道：「老翁認不佞是哪個？」舒灌谷道：「音容、名姓俱似韓冠軍，但眉橫而不豎，目秀而不露。」廣望君道：「老翁自何處見過？」知常問道：「足下居住貴邑？」廣望君道：「不佞中華人氏。」舒灌谷道：「如此，係冠軍了？」慌忙拜下去。

廣望君答禮，想起道：「老翁莫非尊字鑿華？」舒灌谷道：「正是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尊顏不似日前憔悴。而今何以在此？」舒鑿華將恐柏彪親黨來尋報復，移家於灌谷的始末說明。藤山問舒鑿華道：「原來係舒與故交？」舒鑿華道：「實大恩人。」因將救薇娥，擒雙尾蠶，燭相保薦、職封冠軍的話說與諸人知道。藤山點頭道：「也好。」避光向知常道：「這種人，爾如何回到山鄉？」知常道：「途中相遇，誰知他係肉食者？然頗超絕，非尋常可比。」藤山道：「已往不追，來者不拒，兩弟無庸固執。」問廣望君道：「足下遊覽，莫非勇退麼？」廣望君道：「不佞隨時而動，『獨善』、『兼善』未知有是有非。」避光道：「窮茅荒蓬不堪歇息，請駕速回！」廣望君道：「有小事難決，如蒙指教，即便告退。」藤山道：「有何疑務，且試道之？」廣望君道：「逃入深岩窮谷，我可到，人亦能到。若往元珠島斷藤橋以絕世人，不知猶有能尋者否？」避光道：「終無用處。豈未聞鐵船過海乎？」廣望君道：「鐵船安得過海？」知常道：「足下不知，凡物性極則反。鐵船雖難過海，卻能渡弱水。極弱之水遇極重之物，則重者反輕，弱者反強耳！子不知玉砂至談產於至咸之中，尾閭峰下之水最咸，其旁上池峰頂又有談泉乎？其理一也。元珠島雖好，不如九谷之荒僻幽邃。」廣望君道：「謹受教。」藤山道：「名利中人得到殊難。」廣望君道：「避光先生見卻，不佞且從新薰沐，虔登草堂。」舒鑿華道：「請臨敝谷遊覽幾天。」廣望君道：「竭誠再來相訪。」即揖別諸人。知常陪出門道：「適袖占足下，非欲逃元珠，欲追逃元珠者耳。緊記『物極則反』四字，終可以成。」廣望君稱謝，知常回轉，舒鑿華送到歧途，指道：「欲往回山來石，則往西北，欲往陡崖門鼠，則由西而南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往太極洋，想係由西南了？」舒鑿華道：「係往南太極？中太極？北太極？欲往北太極可沿山而行，進塢至挑莊鎮上船；往中太極亦沿山入塢，至丹葉谷折而往西北，過白茅嶺，到紫瓜埠上船；若往南太極，過了陡崖邑，再渡門鼠谷，上觀極嶺，下嶺就係南太極了。」廣望君道：「承教。今往南太極，向陡崖可也。」揖別舒鑿華，同谷裕南行。遠遠望見山岡突兀，詢問行人，知係陡崖邑。計算趕奔不到，便入村觀借宿。次日路上無停。

抵觀極嶺下，已是黃昏，人坊投宿。第三日清晨登嶺，卻是漫天大霧，並看不見太極洋。石徑濕滑，行過多時，方係洋邊，僱船順潮流淌，霧漸收起，望看二島，卻在後面。

抵埠起岸，反往北行進營。山盈近前參見，廣望君問道：「山將軍緣何至此？」山盈道：「奉文侯鈞令，帶三百軍士前來聽遣。」廣望君道：「且同過去看看。」一面令軍士就地鑿金，再帶山盈登舟，搖靠硬水邊。紺珠島上軍士放船趕迎，只見波底冒出許多人眾，毛髮肌膚俱係有青綠顏色。山盈稟明：新募的水軍。硬水外者扶著船舷，硬水內者拽著船頭，盡力衝頂，頃刻及岸。

上島，下藤橋，走到半浮盡處，廣望君摘取扇翎拋於水內，只見往底直沉，轉瞬已看不見。又令軍士將佩刀置水面上，亦搖搖曳曳，漸漸沉去，卻不似用毛之速。山盈道：「差乾卒入水，過元珠審察如何？」廣望君道：「須要小心。」山盈選一卒，使

結束提刀而往，約半個時辰不見回來。山盈道：「可怪！」便欲沒試。廣望道：「再著卒去。」山盈又使健卒捆紮持刀先下，自亦結束停當，取劍在手，割斷藤苗，用火燃著，擊墜水中，照得透明，無數奇形怪狀之物齊奔聚攏。山盈進橋邊俯望，全不見兩卒，乃接沉藤行下。忽有白電奔迎，揮劍砍翻，又向前走，見數怪物爭分水卒肢體。山盈視形狀兇惡，立住了腳，復細看時，另有個渾身赤毛水怪，坐著吃人頭哩。連忙退出，告訴廣望道：「此刻亦無法使，且回另作計較。」仍同過島下船，渡洋登岸。因傷兩卒，眾人悲歎，不比來時興頭。令將青貝五百枚分給兩被害水卒家。即令多安爐灶，用鑿起金塊熔鑄各樣磚式，四面俱有陰陽鈎連搭頭。又令伐竹紮為二大筏，三日俱齊。著將金磚搬上大筏，湊合成船，復熔金彌縫，將筏纜漸放近軟水邊，令山盈、谷裕領五十名壯士，俱用燙蠟衣褲，穿係停當，復以長繩繫腰，各攜利刃上金船。

駕前筏入軟水，其繩頭及餘人在後筏上。卻也作怪，筏入軟水即沉，船反浮泛無恙。山盈令軍士用力，搖櫓的搖櫓，蕩槳的蕩槳，如箭般射向元珠島上。

莊、畢的家人望見，飛風報入巖洞。莊、畢卻在島後飲酒，睹諸童妾蹴鞠。聽得有兵渡來，不信，道：「他近軟水，船筏自沉。」家人道：「此刻已登島了。」二人方才著慌。山盈領兵先到。畢競發道：「山將軍來，故人有命矣！」山盈答道：「故人有命，山將軍無命矣！」畢競發道：「當年曾效微勞，將軍可看情分面上。」山盈答道：「當日情分，係珍貝換的。今日山盈借二位得功請賞，只當抵還日前珍貝。」莊、畢無語就縛。

僕童妾婢等皆磕頭求生。山盈令道：「且都上船！」老僕道：「盤起沉橋，過去穩便。」谷裕道：「犯只有莊、畢，餘俱免罪。可將沉橋整理，由紺珠渡洋。」眾人歡欣叩謝。山盈令軍士相幫，將藤枝引起藤本，然後拽出水面，終不能懸臥如前。乃命軍士乘金船於下扶夯，逐段襯高，島上綰絞，將練藤盤繞如前，橋始浮平，架空橫臥。因將細軟盡搬過紺珠，數次裝渡報功。廣望君令將二犯上囚車，並物件押解回都，眾人各歸家鄉。

見內有一俊僮，俯首斜過，似頗相熟。叱令抬頭，抵死也不肯。廣望君心疑，使軍士捧托看時，卻係郎福厚。廣望君想道：「聞福厚死於獄底，如何卻在這裡？其中定有大弊。」因出位揖道：「郎大夫許久不會，別來無恙？」郎福厚連忙跪下道：「昔時肉眼，誤聽讒言，今日只求速死。」廣望君扶道：「浮石法有浮石法度，小將為禮俗故舊之情，大夫不必過謙！」郎福厚哪裡敢起？只是磕頭。乃令上囚車，同莊、畢齊行。

原來，郎福厚於雙龍島被擒之後，檻往丹鼎城，因沙虎攻打丹鼎，解官聞得，便直送到黃雲城，司城收置獄內。余大忠同色相愛，又恐究露前情，便邀包、莊、畢三人，密地商量救贖莊無忌道：「敵國之仇，主上未必肯依。只好另想他策。」包赤心道：「司獄大夫張國威性情不和，須將他升調，任用局內的人，方好作法。」莊無忌道：「副司獄許成仁係中大夫錢世達的姻戚，司城大夫終遠暉是西庶長保薦，同中大夫嚴惠分按巡撫受雙龍、天印兵災地方，正好保張國威為司城，許成仁便可升正司獄。先邀錢世達說明緣由，自無謀不遂也。」余大忠依策，果然許成仁做了正司獄。錢世達使許成仁先將郎福厚暗暗脫出，令獄卒昏夜伺行人少時，將布袋套裹著頭，倒背進監，用藥麻住嘴，人檻牀內餓過三天，渾身將毒藥塗抹，用土囊壓斃，只道牢瘟病故。具呈報上，委員檢驗，哪裡辨別得清楚！郎福厚往來回家，俱係裝作婦女，暮夜乘圍車而行，外無知者，莊、畢逃走，帶入島內。今始敗露，同解回都。

昔日，余大忠只知係包赤心隱匿起郎福厚來，心中懷恨，所以趁奉命時，便生毒計將包赤心害死，既絕其口，又舒積怨。及細搜絕跡，反失包赤心，商量少人，未免時常懊悔。哪知莊、畢帶入元珠島。繼聞廣望君經營元珠，只管暗笑，又引陳德、言衛國、胡爾仁、錢世達、閻思廣、石可信、施博愛、文行優、許成仁等一班鄙夫為黨羽。數次交結李之英、王之華，二人婉辭不就。余大忠念念不忘，終要籠絡廣望君、李之英、王之華為心腹。訪知廣望君未娶，思量將第二個妹子招他為婿。恐又似客卿當日推托，因請大妹子歸寧，囑托廉勇作媒。餘氏道：「廉妃曾有將非霞公主招廣望君為駙馬的話，韓氏不便再提。如欲為妹子選袒腹快婿，於李、王二將軍內擇定可也。」余大忠喜道：「作駙馬，亦吾之姻婭，遇事自必不致掣肘。李、王得婿一人，則一人亦可羅而致也。」立時登門托廉勇，廉勇滿口應承道：「恐一人言詞或有不到，中大夫胡爾仁居處與廣歌巷相近，邀之作伴，應有裨益。」余大忠即便請至，俱道其詳，胡爾仁道：「久聞令妹小姐為閨閣之秀，才貌無雙，又有大夫之門婿，彼異域人，夢想不到哩！」廉勇道：「大夫善為之說，賢鄰自然樂從。」余大忠笑道：「全仗國舅大夫成全！」二人別過，逕向將軍府來。

卻說李之英、王之華自猿啼峽、烏楓嶺敗寇之後，邊城盡復，島主加之英為鎮南將軍，之華為安北將軍，節制東南、東北邊庭等處地方。男安於畝，女安於機，土工盡心肄業，商賈暢意往還。西庶長因在朝中濫筆者多，真才實濟者少，奏請以齊修、樊理調之英、之華，齊修鎮守猿啼峽、樊理鎮守烏楓嶺。之英、之華交代歸朝，賃居於廣歌巷。又因西崖、五沙島民同海邊百姓作亂，島主命安北按撫塗中關外地方，府內只有鎮南。

當日聞報，即出儀門迎入道：「二位貴人，何事光輝蓬華？」胡爾仁笑道：「國舅聞將軍中饋尚虛，特邀爾仁同來作伐，非特郎才女貌，而且郎貌女才，門楣正對。」之英聽得「中饋尚虛」四字，心中惆悵，驟然色變，辭道：「蒙國舅高看，昌勝感激！但已有糟糠，深負盛愛。」廉勇道：「何時娶得夫人，弟輩失賀。敢問令岳姓氏？」之英道：「自幼父母所定，不幸飄流上國，念及故土，肝腸摧裂！」胡爾仁道：「這浮山地方，只有淌來，從無溯去。如弟先人原係大魏國戚，因皇太后崩，追治前愆，逃遁海中，不期沉於此處，哪裡還能夠得回？將軍在中華所定聘者，只索丟開，另就名門，以延宗祧。」之英道：「父母尊命，誰敢毀之？」胡爾仁道：「事有經權，將軍請勿執固。依弟愚見，祖宗血食不致斷絕，而於異境又得至親，實屬全美。」之英道：「父母之命，言猶在耳，若另受室，非奉父母之命，斷斷不能！」爾仁欲再開口，之英道：「大夫勿枉費心，弟性最直，語出必從，二公非弟父母，何苦相逼？」廉勇道：「弟等俱係好意，今日告別，將軍三思，改日再會。」之英送道：「光臨百次，第無異辭，還是免勞些好。」二人回到余大忠府內，大忠相迎，廉勇道：「效勞不週！」余大忠道：「難道又似仲卿麼？」胡爾仁道：「仲卿前事，晚亦竊聞，哪似此公斬釘截鐵？我不信世上也有這種人！——如許富貴的親眷，堅推；這般才貌的佳人，硬卻。不知他肺腑是何樣子？」廉勇道：「且休題罷！該應沒福。且待安北回來，另行辦理。」胡爾仁道：「所見極高。然安北旋都聽著他的話，設或照樣，如何是好？莫若討差往塗中關外，與安北訂定，決然勝於這執拗失時倒運的癡子。」余大忠道：「安北去後，主上放心不下，時時望報捷音，竟未見到。明日可以奏請二公前往相幫辦理，自當論功議敘。」廉、胡齊道：「大夫所委，豈敢辭勞！僥倖議敘，更拜台惠矣！今日別過料理，專候佳音。」不表各自歸家。

余大忠次早上朝，島主問道：「計差王將軍巡察邊庭，已經多日，迄今仍無消息。」余大忠奏道：「微臣亦切望捷音，偏覺杳杳，事有可疑。鄙意欲請主上再令親信之臣前往監督。」文侯奏道：「不可。之華勇略，老臣深知，足辦此案。況兵事，百聞不如一見。報之遲遲，乃到彼觀勢佈置耳。今使人監督，以掣其肘，於事有損無益。」島主道：「加差前去，只管逐日具報，不使與聞軍政，亦屬無妨。文侯、大夫可舉其人。」文侯道：「李之英可。」余大忠道：「李鎮南乃才幹之臣，應留國中，以備緩急。國舅廉勇、中大夫胡爾仁現未有經手，皆堪任用。請使賞賞以往。」島主允奏，命廉勇、胡爾仁當日起程。

且說西、五二島如何作亂？那西崖、五沙即係中華同船飄下者。仲卿、李、王歸國，眾人於島上樹藝五穀，與濱民往來婚娶，海邊亦漸事耕種，貧丁皆成殷戶。旁有朝歸塞，官弁覬覦其積蓄，屢次苛派，百姓不服，俱遷移入五沙可耕種之地。

官弁變差為怒，聲言西崖、五沙流民煽惑邊境，聚眾謀亂，帶兵前往，欲恐嚇詐財。島內不知根由，各自躲避。官弁搜刮飽得而歸。諸民探知，恨入骨髓。嗣後廣為探訪，得知官弁又踵前轍，便多備酒席陳設而潛埋伏。弁兵到來，見人散匿，即收羅捆載。見有豐盛蔬肴，料道定係大戶喜慶事，故放心儘量，暢飲飽餐。那知酒食下腹，頭重腳輕，不能行立，皆倒於地，呢喘嘔吐。大眾相聚翻回，將官弁同百餘軍士盡行捆起，鞭撻得體無完膚，半夜裝出，抬棄沙灘濱上。號痛聲高，引動狼狽，群趨嚙吸。天亮，巡兵見被捆綁的都係熟識軍士，割繩扶救，查點少了四名，已死五名，被傷殘損者頗多。官弁捏詞虛報，邑大夫不察，領兵復行入

攻。二島頭目早已準備，各有殺傷。

堵住內口，邑大夫又照會鄰封添兵協剿。邊民見勢危急，反潛殺往城中，放起火來。邑大夫接得緊報，慌撤兵回。島內人眾齊心驅逐，殺得官兵丟盔棄甲，死傷枕藉。奔走遲者，俱被擒去。又呼朋引類，西海受酷虐之州邑，皆響應相應。近城牧守見勢浩大，不敢輕進，飛報黃雲城。島主著驚，使安北將軍督師征剿。之華奉命率領行過雙阜關，紮定營寨，自帶數騎往五沙島發。

到得匯川城，只見營內兵將擁出，俱持大白木棒殺向前來。之華策馬當先，舉空手喊道：「汝等聽吾言語，毋得妄動！」對面見無兵器，亦俱立祝有認識王之華的，喊道：「這是王將軍，我們有命了！」大眾聽得，俱團團圍住，叩頭訴冤。之華問清，即令諸人分散，遍告各邑，自仍馳到海邊。島內在岸結寨者一齊趨前歡呼，拜請上船，泣訴官弁殺傷若干百姓。之華問道：「何人首謀？」百姓道：「係吳誥起意。」之華道：「吳誥首犯，典刑難寬，可拿來正法！餘者罰耕田十畝。」百姓道：「吳誥已被殺死。」之華道：「施生戮死。」百姓遵令，將吳誥屍首戮過獻上。之華道：「朝歸塞員、弁何在？」百姓道：「先曾釋去，後復擒祝今現拘於島內。」之華令取出審問清白。

弁名商之杰，齊名施嗣廣，俱係包赤心的門客。先在玉砂岡為下大夫，因器大夫參奏革職。二人將私囊營謀於餘、包，包赤心因朝歸塞地廣氏稠，保請捐復。蒞任方才半載，百計饑民，居嗟行怨。之華審知，亦即處決，並將吳誥之首揭竿，商之杰、施嗣廣首級，令騎士同島民帶往各邑招安。然後修表奏上。數日間，各處百姓都讓城歸島，王之華吩咐小心，永作良民。大眾號泣攀留。

之華勸慰而別，到雙阜關，逢著廉勇、胡爾仁，之華拜受君賜。二人詢問軍情，之華細說原委。胡爾仁贊道：「奉命未半月，而民安亂定，真經國手也！」廉勇道：「無怪餘大夫愛慕之誠。」之華聞餘大夫愛慕字樣，料定必有緣故，便正色道：「平常細務，何勞過獎！」廉勇道：「敢問貴庚幾何？」之華道：「弟亦忘之。」胡爾仁笑道：「想是國事劬勞，貴庚都忘記了。」之華道：「非也。浮石時光與敝處迥異，是以不便妄對耳。」廉勇問道：「夫人何氏？」之華道：「天賦奇疾，不能御女，羞對貴客。」胡爾仁道：「敢問是犯五不成麼？」之華道：「天關。」廉勇道：「何謂天關？」胡爾仁道：「即天宦也。」廉勇道：「何謂天宦？」胡爾仁道：「女有五怪形不能成其為女，曰角，曰鼓，曰紋，曰螺，曰脈；男有五異狀不能成其為男，曰艦曰怯，曰變，曰漏，曰天。多不能匹配產育。天，即天關也。」廉勇問道：「確乎？」之華道：「焉敢誑語！」廉勇、胡爾仁道：「弟等正欲為聯佳偶，何期才貌如君，而另有不足之處。可見天下事，十全者少也！」廉勇道：「李將軍中饋有人否？」之華道：「曾聞日定，卻未詳悉。」胡爾仁笑道：「二位將軍同心同處，焉有未詳悉之理？」之華道：「大夫知其今而不知其昔也。」廉勇道：「昔非同處麼？」之華道：「弟等與武侯俱係因朝廷多故，家室流離，於途邂逅，安敢妄稱知其昔之詳以欺二公乎？」胡爾仁道：「餘大夫有妹，才貌無雙，前日弟等為李將軍執柯，彼立意以曾聘定卻辭，弟故問耳。」之華道：「此易耳。回時代為勸解憊憑，共聯佳偶。」廉勇道：「如得將軍鼎力，自然得成。餘大夫感佩不朽矣！」之華道：「李將軍最重武侯，亦弗外弟。如弟勸無用，便轉囑武侯，諒必妥也。」廉、胡大喜，於路極相恭敬。到都同復過命，二人即往余大忠府內將事說明。大忠歎道：「王將軍這般和氣風流，若非生就奇疾，勝於李之英多矣！」廉勇道：「向日共傳二人情形相同，目今觀之，奚啻天壤？」胡爾仁道：「明日相會，明公便知爾仁等言不謬也！」余大忠道：「弟與他們從未通過往來，邀之未必肯至。若先往拜，又恐惹人笑話。」廉勇道：「弟有鄙見：先往謝其同歸培植，請於寒舍小敘，屈駕下降華門，敘會浹洽，自可通家也。」胡爾仁道：「調停得極好！」余大忠笑道：「只是有累破鈔耳。」不說三人欣別，再說之華復命畢回府，李之英迎道：「兄弟同廉、胡偕行，定有喜音。」之華笑而不答，攜手入內，始備細告訴。之英道：「爾雖輕輕卸脫，我猶有絞繞，彼必來尋，可設詞回絕。」之華道：「莫若先請彼，而中托病以辭。」之英道：「更妙！」乃寫名帖，令家人前請。廉、胡大慌道：「王將軍等延宴，未聞有人擾過，今初交而即邀敘，必係勸妥也。」約定同赴。

次日午刻，廉勇到胡爾仁坐定，忽見原價來回，另卜吉期奉屈。問其所以，答道：「昨日晚因勸李爺未曾依允，言語不合，今晨王爺起早受涼嘔吐，貪眠懶動，故令小的稟告改期。」胡、廉嗟然相視。只見前使探事家丁回報：「廣望君拿住莊、畢一干逃犯了。」胡爾仁驚問道：「元珠島藤橋已斷，如何渡法？」家丁將始末備細稟訴。廉勇道：「洵係神人！這等難事也辦得來。若莊、畢到都，主上宥之，則我等與餘大夫之交疏矣，須作法令其迅決。」胡爾仁道：「小子已經有計，可往餘大夫府上議之。」乃同行進門。余大忠只道係赴過宴，慌忙出迎，胡爾仁道：「大夫知有小不利之事乎？」余大忠道：「未知。」胡爾仁道：「聞廣望君獲莊、畢，並獲郎福厚，有之乎？」余大忠道：「有之。」胡爾仁道：「福厚到而嚴審窮究，嫩膚柔骨，如何撐持？盡吐前情，大夫不能無過。且福厚，浮金之絕色也，或君王見憐而寬赦之，則大夫之寵分矣！」余大忠茫然道：「願即授我秘策！」胡爾仁道：「惟速並莊、畢除之，庶口可滅，寵既不衰，而前愆盡蓋。」大忠喜道：「承教匪淺。弟上朝奏請，即決彼等於邊。二公赴宴若何？」廉勇將改期的話說明，大忠道：「難為王將軍。探其小愈，再相與謀之。」談畢分別。

大忠登車，正欲上朝，忽想道：「這案非他可比，恐主上見疑。不如往說西老兒，看他如何？」於是轉轅進文侯府請安。文侯道：「包赤心可謂神奸。」大忠道：「正是。卑職向日頗為所誤，近來漸覺。」文侯道：「大夫知而自悔，便可教也。」大忠道：「聞廣望君恐郎福厚到都主上曲宥生亂，欲沉之於洋，莊、畢懇求一同起解，未知確否？」文侯想道：「此必大忠恐郎福厚分寵，哪裡是愁國！然使福厚生至，莫若早決之為妙。」因應道：「聞係同囚解來，老夫奏請於途誅之若何？」大忠道：「君侯先機綢繆，真國家洪福也！」不說大忠告退回家，再說文侯上朝奏道：「聞報莊、畢獲時並獲郎福厚——開兩國爭端，糜爛無數兵民，皆此數人，應請於雲平嶺下梟示，以為炯戒。」島主允奏，文侯退朝，發令飛馳往東迎住，復回於雲平嶺正法。余大忠探知甚喜，立即照會廉、胡，二人亦放下心事，惟專候王之華病癒。

數日後，莊、畢、郎首級俱到，廣望君亦回。之華仍未銷假，廉勇、胡爾仁往候數次，或不得進門，或是之英獨力辭，終莫能見之華面。這日，餘、廉諸人相敘想法，忽然胡爾仁大叫道：「真正聰明半世，懵懂一時！現有奇方，如何不用？」二人連忙同問，正是：疾愈望穿仍未得，巧機心內驀然來。

不識胡爾仁所道是甚奇方，且聽下回分解。